

神奇幻化的短篇故事集

——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》導讀——



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

助理教授

李瑩娟

「聊齋」是蒲松齡（一六四〇至一七一五）書齋的名稱。「誌」是記載、記錄之意。「異」指奇異、怪異之事。《聊齋誌異》是一部短篇文言小說集，共收錄四百九十餘篇故事。

蒲松齡於書前的〈聊齋自誌〉中說：

才非千寶，雅愛搜神；情類黃州，喜人談鬼。聞則命筆，遂以成編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郵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積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於斷髮之鄉；睫在眼前，怪有過於飛頭之國。遄飛逸興，狂固難辭；永托曠懷，癡且不諱。……集腋為裘，妄續《幽冥》之錄；浮白載筆，僅成孤憤之書。

這段文字中運用了許多典故，其中，千寶（二八六至三三六）編纂有《搜神記》一書，所記多神怪靈異之事。曾被貶到黃州的蘇軾（一〇三七至一一〇一）喜與人談鬼，人言世上無鬼，蘇軾則曰「姑妄言之」。《幽冥錄》，也作《幽明錄》，為劉義慶（四〇三至四四四）集門客所撰志怪小說集，惟原書已散佚。司馬遷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言韓非（約前二八一至二三三）被囚於秦，而有〈說難〉、〈孤憤〉之作。

蒲松齡的「雅愛搜神」、「喜人談鬼」，驅使他「聞則命筆，遂以成編」。寫作大約始於康熙十餘年（〈聊齋自志〉作於康熙十八年「一六七九」），此時寫作應已進

行一段時間），至少持續到康熙四十六年（一七〇七）作〈夏雪〉、〈化男〉，前後歷經三十餘年的漫長歲月。

這部自比於劉義慶志怪小說《幽明錄》的「孤憤之書」，「遯飛逸興，狂固難辭；永托曠懷，癡且不諱」，承載了他深遠的寄託。

懷才不遇，設帳講學維生

蒲松齡，字留仙，一字劍臣，號柳泉，別號柳泉居士，山東淄川（今淄博市淄川區）人，生於明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，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，年七十六。

其生平可分三階段：三十歲前的讀書應考，三十一歲至三十二歲的遊幕，以及三十二歲至七十歲的設帳講學。蒲家雖非名門望族，但自高曾祖父以來，多讀書人。父親蒲槃，也自幼習舉子業，但考了二十多年的秀才都未能如願。於是棄儒從商，在其經營之下，家境得到極大的改善，家產頗為殷實。蒲松齡出生後的第五年，便遇到明、清的改朝換代，他的童年與少年時期，是在兵荒馬亂和饑荒連年的歲月中度過的。也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家道漸衰。加以婆媳失和，導致兄弟分居，蒲松齡只得老屋三間與薄田二十畝。十九歲那年，他初應童子試，連中縣、府、道試三個第一，成了秀才，得到當時著名詩人、山東學政施閏章的賞識。但此後在功名科考上就沒有任

何的進展，只在四十六歲時補為廩膳生，七十二歲時補為貢生。三十一歲時，他為了家中的生計，應同鄉友人時任江蘇寶應縣令的孫蕙之邀，做知縣幕賓。這是蒲松齡一生中唯一和官府有較深的接觸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但對其思想和創作都有重大的影響，不僅擴大了他的視野，也較深刻地了解到官場的腐敗與人民的疾苦。三十二歲時回到淄川，之後蒲松齡大致以設帳講學維生，一面教書一面應考，雖有滿腹的才學，卻屢試不第。四十歲左右，於鄉紳畢際有家設帳講學。畢家藏書頗多，且對其頗為禮遇，蒲松齡在此一待就是三十年，至七十歲始撤帳歸家。

除《聊齋誌異》一書外，蒲松齡另有詩集、文集、俚曲及《日用俗字》、《農桑經》等雜著傳世，路大荒整理有《蒲松齡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一九八六）。

過世五十餘年後書才刊行

雖然《聊齋誌異》是蒲松齡一生中最重要著作，傾注了他極大的心力，卻無力刊印這部卷帙頗巨的書，一直到他過世五十餘年後才有刻本問世。然而，在蒲松齡創作《聊齋誌異》期間就有傳抄本了；他過世後，抄本流布更廣。乾隆三十一年（一七六六），睦州知府趙起杲在鮑廷博（一七二八至一八一四）的協助下，根據鄭方坤在山東做官時自蒲家抄錄的本子編輯刊印。這是《聊齋誌異》的首刊，以睦州府衙後有青柯亭，於是稱為青柯亭本，之後的各種刻本多由此本而來。

然而，青柯亭本除刪除四十八則篇幅較短的故事外，為避免觸犯時忌，內容也有刪改，因而刻本之外的多種抄本就顯得格外重要。以下，茲舉其中重要的抄本五種：

其一為收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手稿本，此本僅存半部，共存二百三十六篇，其中三十篇非蒲松齡手跡，但經其校改，另有其手錄王士禎（一六三四至一七二一）之評語，從此本中反覆校改的情況可以略見其創作之過程。其二為收藏於山東省博物館的康熙間抄本，其抄寫格式與手稿本同，應是據手稿本過錄，存二百七十一篇。其三為異史本，有文四百八十五篇（其中〈跳神〉有目無文），是抄本中最全的，但有懷疑此本並不可靠，有假造之嫌。其四為二十四卷抄本，此本的抄寫時間當在乾隆時，字跡工整，且似出自一人之手的精校本，有文四百七十四篇。其五為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鑄雪齋抄本，此本與手稿本內容差異較多，可能已經過改異。

正因有此曲折的流傳過程與複雜的版本問題，研讀《聊齋誌異》時，必須選擇經過仔細校訂的版本。

藉鬼狐神怪傾瀉不滿

《聊齋誌異》所記的人物，大體上可以分為人、鬼、狐、神、怪等五類，他對於時政和社會的不滿，往往藉著鬼、狐、神、怪以傾瀉。楊昌年《析說聊齋》第二章「歸納篇章分系列——聊目分類」中說：「要想探究《聊齋誌異》創作意識，自非先由歸

納篇章內容性質，分出系列不可。」於是他將《聊齋誌異》的內容，重新做了以下的歸納：

超現實示警：

陰司、果報、命數、神靈、輪迴、仙迹。

情愛：

人與人戀、人與狐戀、人與鬼戀、人與仙戀、人與其他之戀、同性戀、鬼與鬼戀。

人與異類之相處：

寫異類之具備美善、反諷人類不如者；

寫人類與異類之正處；

異類作祟；

怪談類；

人性、人生類；

諷世類；



特殊篇章：

具備民族意識者；

有關妒婦、悍婦、懼內的特殊篇章；

特別表揚女性的篇章；

有關反諷科舉不公、文士低劣的篇章。

透過楊氏的分類，可藉以了解《聊齋誌異》一書所涉及的主題，更可見其書內容之豐富。例如〈葉生〉一篇，其體例是先講述一段故事：淮陽縣有位姓葉的書生，文章聞名於時，可是屢試不中。縣令丁乘鶴看重他的才華，常常幫助他。但縣試第一的他，鄉試依舊落榜。葉生病重快要死去，丁公也因得罪上司被免官，卻不忍心離開他。葉生受到感動，死後魂魄跟隨丁公返家，但丁公並不知情，還讓他教導自己的兒子再昌。葉生將自己擬作的應試制藝都教給了再昌，終於讓他一試中舉。後來再昌考上進士；葉生參加順天府鄉試，也考上舉人。於再昌建議之下，他衣錦還鄉，終於發現自己原來死去已久。再昌聽聞此事，資助葉生兒子讀書，過了一年，也成了秀才。故事之後，蒲松齡云：

異史氏曰：「魂從知己，竟忘死耶？聞者疑之，余深信焉。同心倩女，至離枕上之魂；千里良朋，猶識夢中之路。……人生世上，只須合眼放步，以聽造物

之低昂而已。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其人者，亦復不少，顧安得令威復來，而生死從之也哉？」

藉由葉生的奇異故事，對葉生富於文名卻困於科場的遭遇既寄予同情，於科舉制度負面影響也有所譏諷。而透過「異史氏曰」所下的評論，對葉生的得遇知己、忘死隨從之事深信不疑，且不免心生欽羨。

正是透過這樣先敘後議的方式，《聊齋誌異》開展了一篇篇精彩絕倫的故事。

留意版本問題與相關參考書籍

因許多刻本與抄本內容多經刪改，已大失原貌，因此閱讀《聊齋誌異》時，須選擇較好的版本。例如，西元一九六三年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張友鶴輯校的《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》，簡稱「三會本」，臺灣也有翻印本，應是影響最大、流傳最廣的版本。但因整理者未能見到康熙抄本、異史本、二十四卷抄本，且誤信多有擅改的鑄雪齋抄本，所以存在不足與錯誤之處。雖然如此，此書畢竟是經過用心整理的校本，仍具參考價值。西元二〇〇〇年，齊魯書社出版任篤行以手稿本、康熙本等為底本，以青柯亭本、鑄雪齋本、異史本、二十四卷本、但明倫批本等參校的《全校會注集評聊齋誌異》；編校者在此基礎之上續做修訂，於是又有西元二〇一六年，北京

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修訂本，是可以參考的另一重要版本。此外，還有兩種注解本：朱其鎧主編的《全本新注聊齋誌異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，一九八九）和趙伯陶的《聊齋誌異詳注新評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，二〇一六），透過注解，有助於閱讀與理解。如有需要參看全譯本，可選擇丁如明等翻譯的《聊齋誌異全譯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二〇一九），此書原做《白話全本聊齋誌異》，西元一九九二年出版。

如果想要對蒲松齡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可參考相關的書籍。如年譜，有劉階平《蒲留仙松齡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五），以及路大荒整理的《蒲松齡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一九八六）中的〈蒲柳泉先生年譜〉。對於其人、其書的討論，相關的論著甚多，可參考的如：楊昌年《析說聊齋》（臺北：致知學術，二〇一三）、汪玢玲《蒲松齡與聊齋誌異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五）等。此外，擁有多種版本的《聊齋誌異圖詠》，根據《聊齋誌異》的故事，繪圖四百餘幅，並附詠詩，閱讀時一併參看，可增加不少趣味。

高超的文學技巧

《聊齋誌異》之所以能在清代短篇文言小說中獨樹一幟，建立其無法企及的地位，其運用自如的文學技巧，自然是一個重要關鍵，自宜留意。例如〈口技〉一篇，對於各種聲音的描繪細緻又到位；又如〈嬰寧〉文中描寫她的笑有二十幾處，姿態各異且

無一重複。而〈畫皮〉中的以下一段：

仗木劍，立庭心，呼曰：「孽魅！償我拂子來！」嫗在室，惶遽無色，出門欲遁。道士逐擊之。嫗仆，人皮剝然而脫，化為厲鬼，臥嗥如豬。道士以木劍梟其首。身變作濃煙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蘆，拔其塞，置煙中，颼颼然如口吸氣，瞬息煙盡，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視人皮，眉目手足，無不備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畫軸聲，亦囊之。

對收妖過程的刻畫絲絲入扣，引人入勝，而道士的所有作為又顯得如此成竹在胸、帥氣從容。同篇末，文云：

陳抱尸收腸，且理且哭。哭極聲嘶，頓欲嘔。覺鬲中結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驚而視之，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猶躍，熱氣騰蒸如煙然。大異之。急以兩手合腔，極力抱擠。少懈，則氣氤氲自縫中出。乃裂繒帛急束之。以手撫尸，漸溫。覆以衾裯。中夜啟視，有鼻息矣。天明，竟活。為言：「恍惚若夢，但覺腹隱痛耳。」視破處，痂結如錢，尋愈。

這段敘述王生的「死而復活」，情節緊湊，讓人不禁隨著文字的向下延伸，心情幾度緊張，思緒幾番起落。

故事背後之寓意

《聊齋誌異》於各篇中，往往蘊含作者的深意。尤其於正文後，仿自《左傳》「君子曰」與《史記》「太史公曰」的論贊體例，標以「異史氏曰」，以發表議論。「異史氏」為蒲松齡自稱，此書撰寫故事多仿效史書列傳體例，故稱「異史氏」。《聊齋誌異》全書有「異史氏曰」近二百則，這一議論形式的採用受司馬遷《史記》的影響當更大。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中云：「昔西伯拘姜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陳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膺腳，而論《兵法》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、《孤憤》；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」蒲松齡的「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」，與司馬遷相同；《聊齋誌異》正是蒲松齡的「發憤之所為作」。如〈種梨〉一篇：

異史氏曰：「鄉人憤憤，愁狀可掬，其見笑於市人，有以哉。每見鄉中稱素封者，良朋乞米，則怫然，且計曰：『是數日之資也。』或勸濟一危難，飯一瑣

獨，則又忿然計曰：『此十人、五人之食也。』甚而父子兄弟，較盡錙銖。及至淫博迷心，則頃囊不吝；刀鋸臨頸，則贖命不遑。諸如此類，正不勝道；蠢爾鄉人，又何足怪。」

此篇旨在闡釋「過於吝惜，未有不致散亡者」（此兩句見本篇何評）的道理。又如〈促織〉一篇：

異史氏曰：「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過此已忘；而奉行者即為定例。加之官貪吏虐，民日貼婦賣兒，更無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關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獨是成氏子以蠹貧，以促織富，裘馬揚揚。當其為里正、受扑責時，豈意其至此哉！天將以酬長厚者，遂使撫臣、令尹，並受促織恩蔭。聞之：一人飛昇，仙及雞犬。信夫！」

篇中透過成名一家為捉一隻蟋蟀以塞官責，卻因此經歷種種悲歡離合，不只呈現統治者的荒淫昏庸，而官僚的諂上虐下也充分顯示出來。「天子一跬步，皆關民命，不可忽也」，發人深省。〈賈奉雉〉一篇：

異史氏曰：「世傳陳大士在闈中，書藝既成，吟誦數四，歎曰：『亦復誰人識得！』遂棄去更作，以故闈墨不及諸稿。賈生羞而遁去，此處有仙骨焉。乃再返人世，遂以口腹自貶，貧賤之中人甚矣哉！」

本篇論賈奉雉才名冠絕一時卻屢試不售，終至遁跡而去。「乃再返人世，遂以口腹自貶，貧賤之中人甚矣哉！」道盡久困科場的士人抉擇之中的無奈。且如未能堅持自守，只會陷入進退失據的窘境之中。

書中「異史氏曰」的議論，大多類似這三個例子，頗能透顯蒲松齡的識見，讀來深刻有味。

他對當時社會的觀察與記錄

蒲松齡一生中極長的時間都在追求功名，但世人得以認識他的却是在功名之外的著作——《聊齋誌異》。從書中的內容可以讀到他對科舉考試的不公、對當時社會現象的觀察與記錄。

孔子在寫完《春秋》時說：「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」《史記》〈孔子世家〉中，司馬遷留下這樣的一段話：「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」蒲松齡在世時未能透過《聊齋誌異》之刊行享美名、得盛譽；

後世卻將以此書來紀念他的不朽文才。有此一例，人生之得失，確實也可不必過於計較。透過經典的閱讀，正如此例，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。

